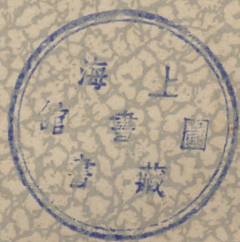


讀詞偶得  
俞平伯著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8641B

俞平伯著

讀詞偶得

開明書店印行



# 讀 詞 偶 得

國民三十六年八月修訂初版

國民卅六年十二月修訂再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  
代表人范洗人

著作者

俞平伯

有著作權\*不准翻印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四二一〇號

## 緣起

我不想說什麼開場白，但把這本小書突兀地送給讀者，似乎有一點冒昧，現在先轉錄當年在中學生雜誌刊載的起首二節，一字不易，以存其真。

「年來做了一件『低能』的事，教人作詞。自己尙不懂得怎樣做而去教人，可笑也有什麼方法使人能做，二可笑也；這個年頭，也不知是什麼年頭——有做詞的必要嗎，三可笑也。積此三可笑，以某種關係只得幹下去，四可笑也。於是在清華大學有『詞課示例』之作。本不堪爲人所見，乃住在上海的故人讀而善之，且促我爲本志亦撰一說詞的文章。這樁事情倒的確使我慚愧，使我爲難。

「我對於一切並不見得缺乏真誠，只因在文字上喜歡胡說，似頗以『趣味』與『幽默』……爲人所知，這是很悲哀的。在這篇文章裏，我想力矯前失。就詞說詞，以現在的

狀況論，非但不必希望有人學做，並且不必希望許多人能了解。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只要時代改變了，什麼都可以踢開；我只是說古今異宜，有些古代的作品與其體性，但不容易作，甚至於不容易懂（真真能懂得的意思）。而且，不懂也一點不要緊，懂也沒有什麼好處；雖然懂懂也不妨。以下我所以敢對諸君隨意說話，即是本於這『懂懂也不妨』的觀念。若有人以為的確『有妨』有妨於諸君將來的大業，我唯有慚愧而已。」

時光過得快，已是三年前的話了。三年前後有什麼不同呢？自然不同。但怎樣不同，便不很好說，這就不說。——總之，是從「詞課示例」引來的葛藤，為便於讀者打破沙鍋問到底起見，索性將該文小引亦剪貼之。可惜不是大衆語，但恕不改譯，以存其真。

「清華大學屬課諸生以作詞之法，既諾而悔之，悔吾妄也。夫文心之細，細於牛毛，文事之難，難於累卵，余也何人，敢輕於一試。為諸生計，自抒懷感，斯其上也，效法前修，斯其次也；問道於盲，則策之下者耳。然既諾而悔之，奈功令何？悔不可追，悔彌甚焉。夫昔賢往矣，心事幽微，強作解人，毋乃好事。偶寫拙作一二略附解釋，以供初學隅反之資，亦野

芹之貢耳。詩詞自注尙不可，況自釋乎！明知不登大雅之堂，不入高人之耳，聊復爲之，竊自附于知其不可而爲之之義焉。十九年十月一日。」

有如「昔賢往矣，心事幽微，強作解人，毋乃好事，」罵得真痛快，不免戲臺也來喝一回彩。吾知這十六個字必爲此書他日之定評矣。

本來還想多說幾句，但爲什麼要做，做了又怎樣，都已交代清爽，就此打住要緊。所謂「得罷手時且罷手，」否則萬一弄到下筆不能自休的地步，那又是簍子。

三四年來頻頻得聖陶兄的催促與鼓勵，我雖幾番想歇手，而居然做完上半部，譬如朝頂進香，爬到一重山頭，回望來路，暗暗叫了聲慚愧。開明書店今日惠然地肯來承印，也令我十分感激。是正傳還是套話，總之瞞不過明眼看官的。如曰不然，請看下文。您看得下去，看不下去，我反正也管不着，總之，我不再說了。

二十三年九月。

# 目錄

詩餘閒評	一
一 釋溫飛卿詞五首	一三
二 釋韋端已詞五首	二二
三 釋南唐中主詞二首	三一
四 釋南唐後主詞五首	三八
五 釋史邦卿詞四首	四九
附詞選	
凡例	五五
溫飛卿六首	五六



皇甫子奇二首……………七

韓致堯一首……………五

韋端己三首……………五

薛昭蘊四首……………五

張泌二首……………六

歐陽炯二首……………六

孫孟文一首……………六

鹿虔扈一首……………六

尹鶻一首……………六

李德潤一首……………六

馮正中十六首……………六

李後主一首……………六

晏同叔五首……………七

歐陽永叔七首……………六

晏叔原七首……………七〇

蘇子瞻六首……………七二

秦少游十三首……………七三

賀方回十五首……………七七

周美成十三首……………八〇

三十六年新版跋語……………八五

# 詩餘閒評

三十五年五月在天津工商學院講

吳小如筆錄

## 一 何以用詩餘不用詞？

詩餘不就是詞麼？爲什麼不直截了當說「詞的閒評」而要給它換個名字，豈非不大好？所以要選這兩個字而不直接說「詞」，稍微有一點意義在裏面，現在先解釋一下。

第一，詞和曲是兩種韻文的體裁，但詞和曲又都是樂府上的名稱，就其文章方面說，則爲「詞」，詞者言詞之詞也；就其韻律方面的譜調來說，則爲「曲」。但詞亦謂之曲，如五代時的和凝，人稱他爲「曲子相公」。曲亦謂之詞，如北曲南曲別稱爲北詞南詞。這很容易使人誤會，把兩者混爲一談，所以不說詞而說詩餘，這是一個原因。

再者，古人說「詞者，詩之餘也」。宋以後詞已不是樂府，早已不能唱，換句話說，它早已和音樂脫離關係，變成文學方面一種長短句的詩了。我說詩餘，就爲了表示這個性質。

但爲了行文說話之便，有時我仍說「詞」，這是習慣一時改不過來。

## 二 最早的情形

下面我們來說詩餘的來源。一般人都好說宋詞元曲，好像詞是宋代纔有，曲是元代纔有。其實不對，我們應該說唐詞宋曲，不過最早的詞與文學無關罷了。它的起源，遠在它成爲文學作品以前，我們可以分爲三個時期：第一期純粹是音樂，第二期漸有歌唱，最後纔涉及文學，纔是我們現在所讀所作所欣賞的詞。最早是有聲無詞，類如曲譜，根本和文學不發生關係。這種譜子大約始於中唐，甚而更早，初唐時就有。第二期雖有歌唱，但也極粗淺，是用俚俗的白話作成的，大都沒有甚麼文學價值。敦煌石室裏就有這種材料。如周頤蕙風詞話所引的望江南，有這麼一句，「爲奴照見附心人」這完全民歌的樣子，並且還有別字。

這怎麼算得文學？但可見唐代並非無詞，實在和文學的關係太小耳。真正文學的詞，是在唐代晚年及五代時產生，那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了。

## 三 詞調之特色及其演變盛衰之跡

詞是有調子的，它有一個特色，就是調子固定。比如說浣溪沙，調子永遠不變，你要作，就得按照着調子作，原來的形式絕對不許更動。調子既不能牽就文章，一定要用文章來牽就調子，所以叫作「填詞」。這一點很重要，因為由此造成詞之所以特異之點。比如文字方面，聲音的高下，都和調子有關，看其文詞，就可以知道填的是什麼調子，因為文詞一定要合律的緣故。

詞調也有變化的。從唐宋以來，會經過好幾個時期。這種變化並非「文學的」而是「音樂的」。我們可以由音樂的好聽與否，來決定詞的盛衰。這個理由極簡單，蓋音樂之好聽與否，乃視社會上大衆的愛好為轉移也。至於它的演變，可分四個階段：

① 令——又叫小令，盛行在晚唐五代時候，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小調。

② 慢——所謂長調是也，北宋初年開始發達。

③ 犯調——東拼西湊而成者也，北宋晚年纔有。

以上這三種算一類，都屬於自然的演變。

④自度腔——是詞人自己編的譜子，這到南宋時纔有。這一種單獨算一類。可見那時詞風已衰，社會上喜歡詞的人已漸漸少起來了。

何以大家不喜歡詞了？那就是因為新的音樂起來代替它了，所謂「曲」是也，這種情形很像皮黃的代替崑曲。（附帶說一句：曲最早始於宋代，南宋並沒有統一，北方的金朝，當時戲曲已很發達了。所以我說唐詞宋曲，宋曲的真確性固不下於唐詞也。）後來蒙古滅宋，北曲竟取詞的地位而代之。元朝八十年工夫，就把詞弄得沒有了。這裏我們得一結論：就是藝術的——包括音樂文學——盛衰的原因，其性質是有關於社會性和政治性的，像上面所說，這道理就很明顯。

#### 四 詞調失傳之故

詞調的失傳，也不是無因的。最普通的原因是當時詞調流行得很普遍，幾乎家喻戶曉。既然家喻戶曉，所以用不着人來記住它，因而最易失傳。比如民國初年盛行的五更調，

誰都會唱，所以用不着記，等時代性一變，會的人少了，結果就漸漸失傳。然而這一個原因還不夠，更主要的原因，實在由於當時沒有好的記譜方法。記譜最要緊的，一爲工尺，一爲板眼。工尺示音之高低，板眼示節之快慢，當時曲譜大抵只有工尺，沒有板眼，後人誰也看不懂，所以失傳。故姜白石的詞，雖然有譜也不能唱。

此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。從唐到宋，詞的經過也有三百年，這裏面並非一無變化。新調一方面逐漸添多，舊調一方面卻漸漸消滅。添的有人注意，消滅則少人知，因而愈久，失傳的愈多。比如說張志和的漁父詞：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」那一首，到蘇東坡時已不能唱，故易其詞爲浣溪沙以便歌唱。由張志和而蘇東坡，這中間相去不過纔百餘年，已經有失傳的調子了。還有宋代詞調雖多，卻不見得都能唱，常唱的不過極少一部分。這個事實並不奇怪。現在常唱的崑曲也不過極少數的幾折。比如史梅溪有一首東風第一枝，張玉田說，「絕無歌者。」可見這調子流傳不廣，當然難免失傳了。

要知宋人和今人的觀點根本不同處就在此，當時人並不十分重視詞裏文章的好

壞，主要在看音樂歌唱是否受人歡迎，現在人既無可聽，便只好談文章了。

## 五 唱法與樂器

當時唱詞的情形，大約有兩種。（一）有舞態的，間或表演情節。（二）和歌，卽清唱。其有舞態，如杜陽雜編、南部新書、記菩薩蠻、隊舞、容齋隨筆、說蘇幕遮爲馬戲的音樂。又近人劉復、敦煌掇瑣有唐詞的舞譜，雖不可解，而詞有舞容則別無疑問。

至詞爲清唱，試引姜白石過垂虹詩卽可明白。他說，「自作新詞韻最嬌，小紅低唱我吹簫。」小紅那時大約只是清唱，不在跳舞，否則一葉扁舟，美人妙舞，船不要翻了麼？

詩餘的樂器伴奏，張炎詞源裏記載得最明白。「惟慢曲引近則不同，名曰小唱，須得聲字清圓，以啞筆篋合之，其音甚正，簫則弗及也。」可見夜游垂虹，白石以簫和歌，只是臨時的簡單辦法，非正式的場面也。詞爲管樂，僅用啞筆篋或簫來合，與它的文章風格幽深凝鍊有關。北曲自始卽是弦樂，故縱送奔放馳驟，與詩餘的情調大不相同矣，固不得專求之於文字，在此無暇詳述了。



## 六 詩餘在文學方面的情形

以下要講一講詩餘在文學方面的情形。大抵宋人會作詞的很多，不必專門家。古人生活太奢華浪漫，纔有這樣富麗堂皇的文學作品產生。北宋末年，詞風盛極。南渡之後，就差得多了，可以說是詞的第一個打擊。當然南宋仍很繁華，所以詞還可以存在。可是金朝戲曲已逐漸擡頭，詞終於先亡於北。而南方在南宋末年，也產生了南曲。詞於是成了古調，當時幾乎等於文學家的私有。在文章方面，看去好像進步，實則它的民族性早已消失。等到蒙古滅宋，它更受到第二個打擊，消滅得一乾二淨了。

詞的內容變化，也不簡單。最早完全是豔曲，專門描寫閨閣，如花間集上所載的作品。後來纔較為普遍，可以抒寫任何事物。北宋末年，更講求寄託，事實上已含有家國興亡之感了。大體說來，其特點可分爲下面幾種：唐五代詞精美，北宋之詞大，南宋之詞深。

在作法方面也分兩種，一種是「寫的」，一種是「作的」。所謂「寫的」詞，大抵漫不經心，隨手寫得，多於卽席賦成，給歌伎們當時唱的，唱完也就算了，只取乎音樂，無重於

文章。「作的」詞則是精心結構，決非率爾寫成。前者像蘇東坡，辛稼軒是，後者像周邦彥，吳文英是。「作的」詞精美居多；「寫的」則有極精的（往往比「作的」還精），有極劣的。說到這裏，我們更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讀詞不能只看選本。因為選本大抵只揀精的，不選壞的，而全集則精拙雜陳，瑕瑜互見。至於專門研究，那麼選本專集，自然不可偏廢的。

### 七 宋以後的情形——明清詞

宋以後詞的情形，人們大都不愛講。我以為這是不對的。現在我們大略談一下：

元代曲子盛行，詞不大行，這裏可以不談。明朝的詞，大都說不好，我卻有一點辯護的話。他們說不好的原因，在於嫌明人的作品，往往「詞曲不分」，或說他們「以曲爲詞」。因爲「流於俗豔」。我卻要說，明代去古未遠，猶存古意。詞人還懂得詞是樂府而不是詩，所以寧可使它像曲。在作法上，這是可以原諒的。但我現在的意思，詞是代詩而興的新體，在文學方面說明詞究竟不算最好。

從清代到現在，詞已整個成爲詩之一體（這「詩」是廣義的），並且清代是一切

古學再興時期，詞風也會盛極一時，大體可分作三派：

最早有浙派。代表人可推朱竹垞。這派可以說是對明代俗豔的作風起一反動。矯正的辦法，是主張「雅澹」。竹垞自己說：「不師秦七，不師黃九，倚新聲玉田差近。」可見其作風及宗旨之一斑。

稍後有常州派，在清代中葉興起，代表人可推張惠言。他主張雅澹之外，並主立意須高遠深厚；他所選的詞選，就可以作代表。這比前者更進一步了。

最後有所謂同光派，代表人應推朱祖謀。他認為填詞，在上述兩派的條件之外，還主張精研音律，須講求四聲五音，比起以前的作法，要更難一層了。

#### 八 個人的看法——所謂閒評

我們試想這樣的詞誰會作，誰受的了這個罪？準此，我願意說一說個人對於詞的看法，也就是題目上所謂的閒評，大約有下面幾點：

第一，詞只可作詩看，不必再當樂府讀，可以說是解放的詩或推廣的詩。

第二，但我們不可忘記詞本來是樂府。既是樂府，就有詞牌，自不能瞎作。如題作浣溪沙，卻不照浣溪沙的格式去做，那也不大合理。

第三，對於選調的工作，可以加以研究。選調不求太拗，也不求太不拗，應用調作本位來研究，去其古怪不常見者。

第四，我主張只論平仄不拘四聲。理由有二：其一，如果講求音律，四聲講到極點，也還嫌不足，莫如不講。其二，講求過分，文字必受牽制。

第五，作詞似以淺近文言爲佳，不妨摻入適當的白話，詞畢竟是古典的也。

此外，還有兩條路。一種是作白話詞，調子和從前的相同，在修辭方面，可不受拘束，文字則以純正的白話爲主。再有一種便是新詩，那是一任作者自創體裁。據我的看法，和這些年來的經驗，這條路並不太好走。

## 九 餘文

正文說完了，還有一點感想。我感到了解古人的文學很難，作舊體文詞也很難。因爲

古人的環境和事物，都和現在不同，現在人不易了解。比如古人有兩句詩，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」，詩的好壞不談，這印象我們就難體會。現在的學生投考被錄取，和從前封建時代的金榜題名，其情趣是迥不相侔的，因而也感覺不到那種愉快。再有，古人詞裏往往有薰籠，是用來燃香的，如麝香沈香等。這是古代房屋裏常用的東西，到紅樓夢裏還有。現在雖有舶來品的香水，但是情趣大不相同了。還有「燈花」，生在電氣時代裏的人物，恐怕不易領略這種況味，用手一捻就亮的電燈，是絕無燈花可言的。還有黃鶯和大雁，無論南方北方人，現在恐怕都不常看見了，然而這些東西在舊詩詞裏卻屢見不鮮。雖然這些究竟都是小節，主要的還是人事的變遷，生活的心情不同。前面我說過，古人的生活奢侈浪漫，有那種閒情逸致來弄月吟風。現在的人什九爲了穿衣喫飯，在奔忙勞碌中掙扎，就拿我個人來說，這八九年來，就沒有心情來填詞，平均一年也只得一首，而且大半是悲哀愁苦之言，這是無可諱言的事。所以我說，了解古人作品很難，自己寫東西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這是環境使然，沒有辦法的。

去歲之夏，吳玉如先生邀赴津沽工商學院講演，其令嗣小如同學爲筆錄，文極清明，不失原意，余復稍稍修訂之。講演原係公開性質，不專爲治文藝者立說，故甚淺顯，以代本書之導論，或於一般讀者對詞的了解上有所裨益乎。玉如先生喬梓之盛意，尤可感也。

三十六年三月著者識於北平。

溫飛卿菩薩蠻五首（全唐詩十五首花間十四首）

小山重疊金明滅，鬢雲欲度香腮雪。嬾起畫蛾眉，弄妝梳洗遲；  
照花前後鏡，花面交相映，新貼繡羅襦，雙雙金鷓鴣。

〔解釋〕小山屏山也，其另一首「枕上屏山掩」可證。金明滅三字狀初日生輝與畫屏相映。日華與美人連文，古代早有此描寫，見詩東方之日，楚辭神女賦，以後不勝枚舉。此句從寫景起筆，明麗之色現於毫端。

第二句寫未起之狀，古之帷屏與牀榻相連，「鬢雲」寫亂髮，呼起全篇弄妝之文。「欲度」二字似難解，卻妙。譬如改作「鬢雲欲掩」，逕直易明，而點金成鐵矣。此不但寫晴日下之美人，並寫晴日小風下之美人，其巧妙固在此難解之二字耳。難解並不是不可解。

三四兩句一篇主旨，「嬾」「遲」二字點睛之筆，寫豔俱從虛處落墨，最醒豁而雅。欲

起則嫵，弄妝則遲，情事已見。「弄妝」二字，弄字妙，大有千迴百轉之意，愈婉愈溫厚矣。

過片以下全從「妝」字連綿而下，故於上片之末以「；」示之。此章就結構論，只一直線耳，由景寫到人，由未起寫到初起，梳洗，簪花照鏡，換衣服，中間並未間斷，似不經意然，而其實針線甚密。

本篇旨在寫豔，而只說「妝」，手段高絕。寫妝太多似有賓主倒置之弊，故於結句曰「雙雙金鷓鴣」，此乃暗點豔情，就表面看總還是妝耳。謂與還魂記驚夢折上半有相似之處。

水精簾裏頗黎枕，暖香惹夢鴛鴦錦。江上柳如煙，雁飛殘月天。藕絲秋色淺，人勝參差剪，雙鬢隔香紅，玉釵頭上風。

「解釋」以想像中最明淨的境界起筆。李義山詩：「水精簾上琥珀枕」，與此略同，不可呆看。「鴛鴦錦」依文法當明言衾褥之類，但詩詞中例可不拘。暖香乃入夢之因，故「惹」字妙。三四忽宕開，名句也。舊說「江上以下略敘夢境」，本擬依之立說。以友人言，



覺直指夢境似尙可商。子細評量，始悟昔說之殆誤。飛卿之詞，每截取可以調和的諸印象而雜置一處，聽其自然融合，在讀者心眼中仁者見仁知者見知，不必問其脈絡神理如何，而脈絡神理按之則儼然自在。譬之雙美，異地相逢，一朝綰合，柔情美景並入毫端，固未易以跡象求也。卽以此言，簾內之清穠如斯，江上之芊眠如彼，千載以下，無論識與不識，解與不解，都知是好言語矣。若昧於此理，取古人名作，以今人之理法習慣，尺寸以求之，其不柄鑿也幾希。

此二句固妙，若以入詩，雖平仄句法悉合五言，卻病甜弱。參透此中消息，則知詩詞素質上之區分。讀者若疑吾言，試舉二例以明之。大晏（殊）浣溪沙曰：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。」詞中名句也；但晏尙有示張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，其五六卽用此兩句。張宗橈曰：「細玩『無可奈何』一聯，情致纏綿，音調諧婉，的是倚聲家語，若作七律未免軟弱矣，並錄於此，以諗知言之君子。」（見詞林記事三）小晏（幾道）臨江仙曰：「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」亦詞中名句也，而在他以前，五代時翁宏早有宮詞（五律）一

首，其三四兩句卽此。是抄襲還是偶合？不知道。若就時間論，翁先而晏後也；若就價值言，翁創作而晏因襲也，而晏獨傳名，非顛倒也，僥倖也，以全作對比，晏蓋勝翁多矣。此固一半由於上下文的關係，一半亦詩詞本質不同之故。（翁作見五代詩話引雅言系述）

過片以下，妝成之象。「藕絲」句其衣裳也。溫歸國謠「舞衣無力風斂，藕絲秋色染」可證。「人勝」句其首飾也。人日翦綵爲勝，見荆楚歲時記。這是插在釵上的。溫詩集三，詠春幡，「玉釵風不定，香步獨裴回」，可見這是作者慣用的句法，幡勝亦是一類之物。雙鬢句承上，着一隔字，而兩鬢簪花如畫，香紅卽花也。末句尤妙，着一風字，神情全出，不但兩鬢之花氣往來不定，釵頭幡勝亦顛搖於和風駘蕩中。曾有某校學生執「玉釵頭上風」相詢，竟不知所對。我說「好就好在這個風字上」，而他們說「我們不懂，就不懂這個風字」。

過片似與上文隔斷，按之則脈絡具在。香紅二字與上文「暖香」映射，風字與「江上」二句映射，然此猶形跡之末耳。循其神理，又有節序之感，如弦外餘悲，增人懷想。張炎詞源列舉美成梅溪詞曰，「如此等妙詞頗多，不獨措辭精粹，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，人家

宴樂之同，「是知兩宋宗風，所從來遠矣。此點今不暇具論。點「人勝」一名自非泛泛筆，正關合「雁飛殘月天」句，蓋「人歸落雁後，思發在花前」固薛道衡人日詩也。不特有韶華過隙之感，深閨遙怨亦即於藕斷絲連中輕輕逗出。通篇如縹緲繁弦，惑人耳目，悲愁深隱，幾似無跡可求，此其所以爲唐五代詞，自南唐以降，雖風流大暢而古意漸失，溫韋標格，不復作矣。

翠翹金縷雙鸚鵡。水紋細起春池碧。池上海棠梨，雨晴紅滿枝。繡衫遮笑靨，煙草黏飛蝶。青瑣對芳菲，玉關音信稀。

「解釋」鸚鵡，鴛鴦之屬，金雀釵也。上二首皆以妝爲結束，此則以妝爲起筆，可悟文格變化之方。「水紋」以下三句，突轉入寫景，由假的水鳥，飛渡到春池春水，又說起池上春花的爛漫來。此種結構正與作者之更漏子「驚塞雁，起城烏，畫屏金鷓鴣」同一奇絕。「水紋」句初聯上讀，頃乃知其誤。金翠首飾，不得云「春池碧」一也。飛卿菩薩蠻另一首「寶函鈿雀金鸚鵡，沈香閣上吳山碧」兩句相連而絕不相蒙，可以互證，二也。海棠梨

卽海棠也。昔人於外來之品物每加「海」字，猶今日對於舶來品，多加一「洋」字也。

上云「鸚鵡」，下云「春池」，非僅屬聯想，亦寫美人游春之景耳。於過片云「繡衫遮笑靨」，乃承上「翠翹」句；「煙草黏飛蝶」，乃承上「水紋」三句。「青瑣」以下點明春恨緣由，「芳菲」仍從上片「棠梨」生根，言良辰美景之虛設也。其作風猶是盛唐佳句。瑣訓連環，古人門窗多刻鏤瑣文，故曰瑣窗，曰青瑣者宮門也，此殆宮詞體耳，說見下。

杏花含露團香雪，綠楊陌上多離別。燈在月朧明。覺來聞曉鶯。玉鈞  
 褰翠幙，妝淺舊眉薄。春夢正關情，鏡中蟬鬢輕。

〔解釋〕「杏花」二句亦似夢境，而吾友仍不謂然，舉「含露」爲證，其言殊諦。夫入夢固在中夜，而其夢境何妨白日哉。然在前章則曰「雁飛殘月天」，此章則曰「含露團香雪」，均取殘更清曉之景，又何說耶？故首二句只是從遠處汎寫，與前謂「江上」二句忽然宕開同，其關合本題，均在有意無意之間。若以爲上文或下文有一「夢」字，卽謂指此而言，未免黑漆了斷紋琴也。以作者其他菩薩蠻觀之，歷歷可證。除上所舉「翠翹」「寶

函「兩則外，又如「鳳凰相對盤金縷。牡丹一夜經微雨。」殆較此尤奇特也。更有一首，其上片與此相似，全引如下：「牡丹花謝鶯聲歇，綠楊滿院中庭月。相憶夢難成，背窗燈半明。」一樣的講起夢來，既可以說牡丹，爲什麼不可以說杏花？既可以說院中楊柳，爲什麼不可以說陌上楊柳呢？吾友更曰：飛卿菩薩蠻中只「閒夢憶金堂，滿庭萱草長。」是記夢境。

「燈在，」燈尙在也，「月朧明，」殘月也；此是在下半夜偶然醒來，忽又朦朧睡去的光景。「覺來聞曉鶯，」方是真醒了。此二句連讀，卽誤。「玉鉤」句晨起之象。「妝淺」句宿妝之象，卽另一首所謂「臥時留薄妝」也。對鏡妝梳，關情斷夢，「輕」字無理得妙。

竹風輕動庭除冷，珠簾月上玲瓏影。山枕隱濃妝，綠檀金鳳凰。兩蛾愁黛淺，故國吳宮遠。春恨正關情，畫樓殘點聲。

〔解釋〕「竹風」以下說入晚無憀，凭枕閒臥。隱當讀如「隱几而臥」之隱。「綠檀」承山枕言，檀枕也；「金鳳凰」承濃妝言，金鳳釵也；描寫明豔。「吳宮」明點是宮詞，昔人傳會立說，謬甚。其又一首「滿宮明月梨花白，」可互證。歐陽炯之序花閒曰：「自南朝之

宮體，扇北里之倡風，此二語詮詞之本質，至爲分明。溫氏菩薩蠻諸篇本以呈進唐宣宗者，事見樂府紀聞，其述宮怨，更屬當然。末二句不但結束本章，且爲十四首之總結束，韻味悠然無盡。畫樓殘點，天將明矣。

韋端己菩薩蠻五首（出花閒集）

韋氏此詞凡五首，實一篇之五節耳，而選家每割裂之。如張氏詞選，周氏詞辨，成氏唐五代詞選，均去其「勸君今夜須沈醉」一首，大約以其太近白話，俚質不雅也。胡適之詞選則一反其道，節取中閒三首，又刪去其首尾「紅樓別夜堪惆悵」「洛陽城裏春光好」二章，大約又嫌其太不白話也。此等任意去取，高下在心，在選家自屬難免，不足深論。惟此詞是一意的反復轉折，今如此翦截，無乃枉費心力乎。

將本詞各章串講，原皋文之說也。皋文復堂之說溫飛卿菩薩蠻亦用串講法，對於溫氏之詞我實在尋不出牠們的章法來，所以儘管張譚兩家說得活靈活現，「此感士不遇也，篇法彷彿長門賦，而用節節逆敘」（見詞選一）「以士不遇賦讀之最稿」（譚評詞辨卷一）卻終不敢苟同。對於韋詞，私心卻以為舊說不無見地。此非兩歧也，言各有當耳。溫韋

各做各的詞，原不妨用兩種看法去看的。

惟皋文仍有可笑處，既曰篇章，則固宜就原詞上探作者之意，斯可耳。今則不然，先割裂之而後言篇法章法，則此等篇法章法即使成立，是作者的呢，還是選家的呢？豈非混而不清？豈非削趾適履？故任意割裂已誤，任意割裂以後再言篇章如何的神妙，乃屬誤中之誤。竊雖依附前人，對於此點，未敢苟同。

韋氏此詞隱寓其生平。詞學季刊一卷四號有夏承燾韋端己年譜，羅列行誼甚詳，以爲「人人盡說江南好」，「如今卻憶江南樂」諸首，中和三年客江南後作，「洛陽城裏春光好」一首，客洛陽作，與舊說異。皋文當時似疏於考證韋氏之生平，而夏君之說亦有可商處，如「洛陽城裏春光好」下句爲「洛陽才子他鄉老」，其非在洛陽作甚明，若曰「長安才子洛陽老」，始是客洛陽時之口吻也。夏君又曰，「時端己已五十餘歲，亦稱年少」，（黃藤山下聞猿）蓋詞章泛語不可爲考據，「是則弘通之論也。惟似與前說違異，今亦不得詳辨。據夏譜，端己客江南已逾中年，其入蜀已在暮年，而詩詞中輒曰「年少」，固不必拘



泥，所謂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」也。蓋生活者，不過平凡之境，文章者，必須美妙之情也。以如彼美妙之文章，述如此平凡之生活，其閒不得不有相當之距離者，勢也。遇此等空白，欲以考證填之，事屬甚難。此是一般的情形，又不獨詩詞然耳。如皋文說此詞，謂「江南卽指蜀」，良亦未必，但固不妨移用。彼雖曾客洛陽，而詞中洛陽則明明非洛陽而是長安，端已固京兆杜陵人也，「秦婦吟秀才」固一長安才子也。洛陽既可代長安，則江南緣何不可代蜀耶？——雖不能證實。故僅就詞中之字面，有時不足斷定著作之先後也。茲仍依張說立解，就文義而觀其會通，辨其當否，在乎讀者。端已詞無專集，全唐詩有五十四，而花閒得其四十八。

紅樓別夜堪惆悵，香燈半捲流蘇帳。殘月出門時，美人  
和淚辭。琵琶  
金翠羽，絃上黃鶯語，勸我早歸家，綠窗人似花。

〔解釋〕張曰：「此詞蓋留蜀後寄意之作，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速歸。」此言離別之始也，「香燈」句境界極妙，周清真曾擬之，說見另一文中。（雜拌二）「殘月出門時」

以普通語法言或費解，詞中習見。「美人」句從對面說出，若說我辭美人則徑直矣。下片述其初心。「早歸」二字一章主腦。「綠窗人似花」早歸固人情也，說得極其自然。「琵琶」二句取以加重色彩，金翠羽者，其飾也；黃鶯語者，其聲也。琵琶之飾，在捍撥上，王建詩「鳳皇飛入四條絃」，牛嶠詞「捍撥雙盤金鳳」是也。（今日本藏古樂器可證）此詞殊妥貼，閒閒說出，正合開篇光景，其平淡處皆妙境也。王靜庵人閒詞話揚後主而抑溫韋，與周介存異趣。兩家之說各有見地，只王氏所謂「畫屏金鷓鴣，飛卿語也，其詞品似之；絃上黃鶯語，端已語也，其詞品亦似之」頗不足以使人心折。鷓鴣黃鶯固足以盡溫韋哉？轉不如周氏「嚴妝淡妝」之喻，猶爲妙譬也。

人人盡說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於天，畫船聽雨眠。壩邊人似月，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還鄉，還鄉須斷腸。

〔解釋〕張曰：「此章述蜀人勸留之詞……中原沸亂，故曰還鄉須斷腸。」此作清麗婉暢，眞天生好言語，爲人人所共見。就章法論，亦另有其勝場也。起首一句已扼題旨，下

邊的「江南好」都是從他人口中說出，而游人可以終老於此，自己卻一言不發。「春水」兩句，景之芊麗也；「壚邊」二句，人之姝妙也。「壚邊」更暗用卓文君事，所謂本地風光。「皓腕」一句，其描寫殆本之西京雜記及美人賦。「綠窗人似花」「壚邊人似月」何處無佳麗乎，遙遙相對，真好看殺人也。如此說來，原情酌理，游人只合老於江南，千真萬確矣。他自己卻偏說「未老莫還鄉」，然則老則仍須還鄉歟？忽然把他人所說一筆抹殺了。思鄉之切透過一層，而作者之意猶若不足，更足之曰「還鄉須斷腸」。原來這個「莫還鄉」是有條件的，其意若曰：因為「須斷腸」，所以未老則不還鄉；若沒有此項情形，則何必待老而始還鄉乎。豈非又把上文誇說江南之美盡情塗抹乎？古人用筆，每有透過數層處，此類是也。

如今卻憶江南樂，當時年少春衫薄，騎馬倚斜橋，滿樓紅袖招。翠屏  
金屈曲，醉入花叢宿，此度見花枝，白頭誓不歸。

「解釋」張曰：「上云未老莫還鄉，猶冀老而還鄉也，其後朱溫篡成，中原愈亂，遂決

勸進之志，故曰『如今卻憶江南樂』，又曰『白頭誓不歸』，則此詞之作，其在相蜀時乎。張氏之言似病拘泥穿鑿，惟大旨不誤。起句即承上文而來，當年之樂當年不自知，如今回憶，江南正有樂處也。上章『江南好』，好是人家說的；此章『江南樂』，樂是自己說的，故並不犯複。樂處何在？偏重於人的方面，更偏重人家對他的恩情——知遇之感。此章與下章皆從此點發揮，說出自己終老他鄉之緣由，而早歸之夙願至此真不可酬矣。

下片說出一種決心，有咬牙切齒，勉強掙扎之苦。『屈曲』疑即屈戌，亦作屈膝。鄴中記：『石虎作金銀屈膝屏風』是也。今北京猶有『屈曲』之語。『此度』兩句，一章之主意。譚獻曰：『意不盡而語盡』，此評極精。把話說得斬釘截鐵，似無餘味，而意卻深長，愈堅決則愈纏綿，愈忍心則愈溫厚，合下文觀，此指極明晰。若當時只作此一章，結尾殆不會如此，善讀者必審之也。

勸君今夜須沈醉，尊前莫話明朝事，珍重主人心，酒深情亦深。須愁春漏短，莫訴金盃滿。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幾何！

「解釋」上三章由早歸而說到不早歸，更說到誓不歸，可謂一步逼緊一步，有水窮山盡之勢。此章忽然寬泛，與上文似不稱，故自來選家每刪此使上下緊接，完成章法。平心論之，此等見解亦非全無是處，但削趾適履，終嫌顛倒，竊謂不必。況依結構言，此章亦有可存之價值乎。

「醉」字即從上章「醉入花叢宿」來。此章醉後口氣，故通脫而不凝鍊，與前後異趣。端已在蜀功名顯達，特睠懷故國，不能自己耳。此章寫得恰好，自己之無聊與他人對己之恩遇，俱曲曲傳神。「珍重」二句，以風流蘊藉之筆調，寫沈鬱潦倒之心情，寧非絕妙好詞，豈有刪卻之必要哉。人之待我，既如此其厚，即欲不强顏歡笑，亦不可得矣。上章未盡之意，俱於此章盡之，久留西川之故，至此大明。總之中原離亂，欲歸則事勢有所不能，西蜀遇我厚，欲歸則情理有所不許，所以說到這裏，方纔真正到水窮山盡地位，轉出結尾的本旨來。就章法言，又豈可刪哉。「人生能幾何」句，有將「年少」「白頭」……種種字樣一筆鉤卻氣象。

洛陽城裏春光好，洛陽才子他鄉老，柳暗魏王堤，此時心轉迷。桃花春水綠，水上鴛鴦浴。凝恨對斜暉，憶君君不知。

〔解釋〕張曰：「此章致思唐之意。」譚於「洛陽才子」句旁批曰：「至此揭出。」按，二家之說均是。以上列四章的講釋，讀者或者覺得其詞固佳，卻有小題大做之嫌，豈師子搏兔必用全力歟。其實端已此詞，表面上看是故鄉之思，骨子裏說是故國之思。思故鄉之題小，宜乎小做；懷故國之題大，宜乎大做。此點明，則上述懷疑可以冰釋矣。更進一步說，不僅有故國之思也，且兼有興亡治亂之感焉。故此詞五章，重疊迴環，大有「言之不足故長言之」之概。

上邊四章，一二爲一轉折，三四爲一轉折，全爲此章而發。此章全用中鋒，無一旁敲側擊之筆。夫洛陽城裏之春光何嘗不好，只是才子老於他鄉耳。「柳暗」句承首句而來，魏王堤卽魏王池，唐貞觀中以賜魏王泰，爲東都游賞之地，猶昔日西京之曲江樂遊原，今日北京之海子也。（白居易集卷五五，「魏王堤下水，聲似使君灘。」又卷六六，「踏破魏王」

堤。此句想像之景，下接曰「此時心轉迷」。「迷」字下得固妙，「轉」字襯託亦非常得力。綜觀全作，首章之早歸，二章之待老而歸，既爲事實所不許，三四兩章之泥醉尋歡，立誓老死異鄉矣，而一念之來，轉生迷罔，無奈之情一至於此。情致固厚，筆力又實在能夠宛轉洞達，稱爲名作，洵非偶然。

下片是眼前光景，「春水」直呼應二章之「春水碧於天」，用鴛鴦點綴，在無意閒。江南好，洛陽未始不好，洛陽好而江南也未始不好，迷之謂也，不但心迷，眼亦迷矣。結尾二句，無限低回，譚評「怨而不怒」，已得詩人之旨。此等境界，妙在丰神，妙在口角，一涉言詮，便不甚好。譚評周邦彥蘭陵王：「斜陽七字微吟千百遍，當入三昧出三昧。」其言固神祕，非無見而發，吾於此亦云然。說了半天，還是要想的；賭了半天咒，還是不中用；無家可歸，還是要回家，癡頑得妙。夫癡頑者，溫柔敦厚之別名也，此古今詩人之所同具也。

又按，用魏王堤更有一種暗示。王粲七哀曰：「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長安。」說者以爲出於三百篇之「念彼周京」（詩下泉）而杜牧之「樂遊原上望昭陵」說者又以爲

出於粲。端已長安才子，涉想洛陽，偏提起貞觀往事來，殆亦此意耳。尺寸以求固可不必，惟古人詩詞往往包孕弘深，又託之故實，觸類引申，讀者宜自得之。



南唐中主浣溪沙二首（據明萬曆呂遠本）

中主之詞，流傳甚少，或以宋人詞廁雜其間，今據陳振孫書錄解題，定此二詞爲中主作。調名浣溪沙而與通行之浣溪沙不同。詞譜七「唐教坊曲名，一名南唐浣溪沙，梅苑名添字浣溪沙，樂府雅詞名攤破浣溪沙，高麗史樂志名感恩多。此調卽浣溪沙之別體，不過多三字兩結句，移其韻於結句耳，此所以有『添字』『攤破』之名。然在花間集和凝時已名山花子，故另編一體。」此據花閒，另立山花子之名，其實殊未妥。觀花閒五毛文錫詞，其一多三字二結句，其一不然，而同名浣溪沙，可證山花子殆卽浣溪沙之異名耳。詞譜四於浣溪沙下又曰，「賀鑄名減字浣溪沙」可見宋人且有以此爲浣溪沙之正格者矣。以無三字結句者爲正，則以此爲『添字』『攤破』以有三字結句者爲正，則以彼爲『減字』實則在文字上固係兩格，在音樂上只有一調，若以曲中襯字之法解釋之，則豁然貫通，無所

惑也。

手捲真珠上玉鉤，依前春恨鎖重樓。風裏落花誰是主，思悠悠。青鳥不傳雲外信，丁香空結雨中愁。回首綠波三楚暮，接天流。

〔解釋〕「真珠」二字花庵詞選作「珠簾」。漫叟詩話「李璟有曲云『手卷真珠上玉鉤』或改爲珠簾，非所謂知音。」今按手捲真珠可謂不詞，手捲珠簾甚合文誼，而前人乃顛倒其說，必有故焉。箋注草堂詩餘在此下引李白「真珠高捲對簾鉤」蓋用古人成語耳，特太白之詩下有簾鉤，意遂明晰，此並去簾字，遂令人疑惑。其實古人詞中本常有此種句法的，溫飛卿菩薩蠻「畫羅金翡翠，香燭消成淚」只云畫羅，衾耶帳耶，不會說也。此謂之小疵，或可謂爲不通必不可也。況言真珠，千古之善讀者都知其爲簾，若說珠簾，寧知其爲真珠也耶？是舉真珠可包珠簾，舉珠簾不足以包真珠也。後人妄改，非所謂知音，然哉然哉！

或疑古代生活即使豪奢，未必用真珠作簾，堆金積玉，毋乃濫乎？此泥於寫實之俗說，

失卻前人飾詞遣藻之旨矣。其用意在喚起一高華之景，與本篇一引溫「水精簾裏頗黎枕」事例相同，說爲「沒有」，固與詞意柄鑿，說爲「必有」，亦屬刻舟求劍也。關於詞藻之用法，孰可孰否，事涉微細，此不得詳也。

此總寫幽居之子。珠簾手捲，鄭重出之，庶觀夷曠，滌茲伊鬱，然重樓深鎖，春恨依前也。鎖字半虛半實，錘鍊精當，可以體玩。下文說到春風時作，飄轉殘紅，「無主」二字，略略點出本意。結句三字，有愈想愈遠，輕輕放下之妙。掩卷冥想，欲易此三字，其可得乎。

下片較平實，遂少佳勝。「青鳥」出山海經海內北經。西王母原係怪異，後故事轉變，卽爲美人之代語，故箋註引漢武帝故事以實之。「丁香」用李義山詩，「芭蕉不展丁香結，同向春風各自愁。」卽上文「青鳥」亦疑用玉溪「青雀西飛竟未迴」也。「三楚」謂東、西、南楚也，花庵草堂均作三峽。

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閒，遠與容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細雨  
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多少淚珠何限恨，寄闌干。

〔解釋〕人閒詞話說首兩句：「……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，乃古今獨賞其  
 「細雨夢回……」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」王氏此言極有理解（雖其抑揚或有過當）茲  
 既已徵引，便不必詞費。荷衣零落，秋水空明，靜安先生獨標境界之說，故深有所會也。「遠」  
 各本作「還」，「容」作「韶」。遠之與還，區分較小，遠字較雋，還字較自然；容之與韶，則  
 意義有別。韶光者景，人與之共憔悴，是由內而及外也。容光者人，與之共憔悴，是由外而及  
 內也。取徑各異，今以「容光」爲正耳。「不堪看」妙用重筆（白雨齋詞話以爲沈鬱之  
 至，卽是此意）與「思悠悠」有異曲同工之美。呂本此詞下引故事兩條：馮延巳作謁金  
 門云：「風乍起，吹皺一池春水。」中主云：「干卿何事？」對曰：「未若陛下『小樓吹徹玉  
 笙寒』也。」（見陸游南唐書，古今詩話則以謁金門爲成幼文作。）荆公問山谷云：「江  
 南詞何處最好？」山谷以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爲對。荆公云：「未若『細雨夢回雞塞遠，  
 小樓吹徹玉笙寒』。」又「細雨溼流光」最妙。」（見雪浪齋日記。詞苑以荆公爲誤，但觀  
 其下引馮延巳作，則「江南詞」或係二主陽春詞之通稱，日記作「李後主詞」殆誤記

也。

這兩句千古豔稱，究竟怎樣好法，頗有問題。王靜安就有點不很了解的神氣，但說牠不如起首兩句呢，那文章也有點近乎翻案。今逕釋本文，不加評跋，見仁見知，讀者審之。「細雨」句極使我爲了難，覺得這是不好改成白話的，與李易安的「簾捲西風」有點彷彿。（可參看雜拌二詩的神祕）夢大概指的是午夢，然而已有增字解經之病，雖然談詞原不必同說經之拘泥。細雨與夢回只是偶爾湊泊，自成文理。

細雨固不能驚夢，即使雨聲攪夢也沒有什麼味道的，所以萬不可串講。雞塞據胡適說，典出漢書匈奴傳，雞塞地在外蒙古，但是否即用此典亦屬難定，大約詞人取其字面於地理史乘無甚關係。「雞塞遠」與「夢回」似可串講，而仍以不串爲佳。因爲假如串起來，就變成唐詩「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」之類，甚至於比牠壞。夢中咫尺，醒後天涯，遠之謂也。若說夢中確有雞塞，如何近法，醒後忽然跑遠了，非癡人而何？所以什麼叫做細雨夢回雞塞遠，正式的回答是不言語。何以細雨夢回雞塞遠就是細雨夢回雞塞遠。您看

是多說一句話不是？「小樓」句卻較易釋。徹字讀如元稹連昌宮詞「逡巡大徧涼州徹」之徹，猶言吹到尾聲也。玉笙寒之「寒」，虛指可，亦可實說。宜從暖立言。庾信春賦「更炙笙簧」，炙笙做甚？「夜深簧暖笙清」，周美成回答得明白。（見清真詞）笙可以暖，自然可以寒；暖了好聽，冷了呢，或者未必。斷續吹之，無聊之甚；吹之不已，而意固不在吹也。將此句合上句觀其姿態神思，則佳俠含章之美可見矣，惟確實指出既稍稍爲難，且亦不必也。

藝苑卮言，「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；青鳥不傳雲外信，丁香空結雨中愁：非律詩俊語乎？然是天成一段詞也，著詩不得。」此亦說到詩詞素質的不同，可與篇一參看。大概詞偏于柔，曲偏于剛，詩則兼之。——自然也有例外。我近來頗覺前人以詞爲詩餘的不錯，特非本篇所宜論列耳。

「寄闌干」花庵詞選作倚，疑亦爲後人改筆。寄字老成，倚字穉弱，寄字與上脚接，倚字無根，固未可同日語也。呂本有注云，「花閒集作倚」，按花閒集不登二主之作，殆花庵之誤。浣溪沙本難在結句，此體因多了三字之轉折，更不易填。中主二詞，上片結句均極妙，

下片結句雖視前者略遜，亦俱穩當。但如依俗本作「倚闌干，」此便成蕪累矣。是以一字之微，足重全篇之價，使千古名什得全其美，舊刊斯可珍矣。

南唐後主詞五首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闌玉砌依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（虞美人）

〔解釋〕奇語劈空而下，以傳誦久，視若恆言矣。日日以淚洗面，遂不覺而厭春秋之長。歲歲花開，年年月滿，前視茫茫，能無回首，固人情耳。「小樓昨夜又東風」下一「又」字，與「何時了」密銜，而故國一句便是必然的轉折。就章法言之，三與一，四與二，隔句相承也；一二與三四，情境互發也。但一氣讀下，竟不見有章法。後主又烏知所謂章法哉，而自然有了章法，情生文也。

過片二句，示今昔之感，只是直說。其下二句，千古傳名，實亦羌無故實，劉繼增箋注所



引野客叢書以爲本於白居易劉禹錫直夢嚙耳。胡不曰本於論語「子在川上」一章，豈不更現成麼？此所謂「直抒胸臆非傍書史」者也。後人見一故實便以爲「囚在是矣」何其陋耶。

人閒詞話「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，其詞品似之。絃上黃鶯語，端已語也，其詞品亦似之。」又曰「夢窗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，曰映夢窗凌亂碧。玉田之詞余得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，曰玉老田荒。」今效其語而補之曰「恰似一江春水流，後主語也，其詞品似之。」蓋詩詞之作，曲折似難而不難，唯直爲難。直者何？奔放之謂也。直不難，奔放亦不難，難在於無盡。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無盡之奔放，可謂難矣。傾一杯水，杯傾水涸，有盡也；逝者如斯，不舍晝夜，無盡也。意竭於言則有盡，情深於詞則無盡。「言之不足，故長言之，長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。」老是那麼「不足」，豈有盡歟，情深故也。人曰李後主是大天才；此無徵不信，似是而非之說也。情一往而深，其春愁秋怨如之，其詞筆復宛轉哀傷，隨其孤往，則謂爲千古之名句可，謂爲絕代之才人亦可。凡後主一切詞皆當作如是觀，不

但此闌也，特於此發其凡耳。

風迴小院庭蕪綠，柳眼春相續。凭闌半日獨無言，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。笙歌未散尊前在，池面冰初解。燭明香暗畫堂深。——滿鬢清霜殘雪思難任。（前調）

〔解釋〕後主之作多不耐描寫外物（見下）此卻以景爲主，寫景中情，故取說之。雖曰寫景，仍不肯多用氣力，其歸結終在於情懷。環誦數過殆可明瞭。

實寫景物全篇只首二句。李義山詩，「花鬢柳眼各無賴，」柳眼佳，春相續更佳，似春光在眼，無盡連綿。於是凭闌凝睇，惘惘低頭，片念俄生，卽所謂「竹聲新月似當年」也。以下立即墮入憶想之中。玩「柳眼春相續」一語，似當前春景，豔濃濃矣，而憶念所及偏在春先，姿態從平凡自然之閒，逗露出狡獪變幻來，截搭卻令人不覺。其脈絡在「竹聲新月」上，蓋竹聲新月，固無閒於春光之淺深者也，拈出一不變之景輕輕搭過，有藕斷絲牽之妙。眼前春物昌昌，只風迴小院而已，青蕪綠柳而已，其他不得着片語，若當年，雖堅冰始

泮，春意未融，然而已尊疊也，笙歌也，香燭也，畫堂也，何其濃至耶。春淺如此，何待春深，春深其可憶耶。虛實之景，眼下心前，互相映照，情在其中矣。結句蕭颯憔悴之極，毫無姿態，如銀瓶落井，直下不回。古人填詞結語每拙，況蕙風標舉「重拙大」三字，鄙意唯拙難耳。

別來春半，觸目愁腸斷。砌下落梅如雪亂，拂了一身還滿。雁來音信無憑，路遙歸夢難成。離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遠還生。（清平樂）

〔解釋〕落梅雪亂，殆玉蝶之類也，春分固猶有殘英。「砌下」二句，戲謂之攝影法。上下片均以折腰句結，「拂了一身還滿」二折也，「更行更遠還生」三折也。但如以逗號示之，（胡適詞選頁四七、四八）便索然無味，雖不是黑漆斷紋琴，亦就斷紋以小洋刀深鑿之耳。此二句善狀花前癡立，悵悵何之，低徊幾許之神，似畫而實畫不到，詩情而兼有畫意者。梅英如霞，不着一語惜之何，亦似不暇惜落花矣。譚獻以歐陽修采桑子擬之，（見譚評詞辨）夫彼語有做作氣，曰「與此同妙」似失。

「雁來」句輕輕地說，「路遙」句虛虛地說，似夢之不成，乃路遠爲之，何其微婉歟。

讀此覺趙德麟錦堂春「重門不鎖相思夢，隨意遶天涯，」便有僮夫氣息，彼語豈不工巧，然而後主遠矣。

於愁則喻春水，於恨則喻春草，頗似重複，而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，」以長句一氣直下，「更行更遠還生，」以短語一波三折，句法之變換，直與春水春草之姿態韻味融成一片，外體物情，內抒心象，豈獨妙肖，謂之入神可也。雖同一無盡，而千里長江，滔滔一往，縣縣芳草，寸接天涯，其所以無盡則不盡同也。詞情調情之吻合，詞之至者也。後主之詞，此二者每爲不可分之完整，其本原悉出於自然，不假勉強，夫勉強而求合，豈有所謂不可分之完整耶？是以知其必出於自然也。無以言之，乃析言之，非制作之本也。
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。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胭脂淚，留人醉，幾時重。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。（相見歡）

「解釋」調亦作烏夜啼，以後主詞中另有一「烏夜啼，」同名異實，故今題作相見歡。調凡五韻，上三下二，其轉折處同。此詞五段若一氣讀下，便如直頭布袋，煮鶴焚琴矣。必

須每韻作一小頓挫，則調情得而詞情即見。詞之致佳者，二者輒融會不分。此固余之前說也，得此而愈明。

此詞全用杜詩「林花著雨燕支濕」，卻分作兩片，可悟點化成句之法。上片只三韻耳，而一韻一折，猶書家所謂「無垂不縮」，特後主氣度雄肆，雖骨子裏筆筆在轉換，而行之以渾然元氣。譚獻曰「濡染大筆」，殆謂此也。首敘次斷，三句溯其經過，因由花開花謝，朝朝暮暮，風風雨雨，片片絲絲，包孕甚廣，試以散文譯之，非恰好三小段而何？

下片三短句一氣讀，忽入人事，似與上片斷了脈絡。細按之，不然。蓋春紅二字已遠爲胭脂作根，而忽忽風雨，又處處關合淚字。春紅着雨，非胭脂淚歟，心理學者所謂聯想也。結局轉爲重大之筆，與「江春水」意同，而此特沈著。後主之詞，兼有陽剛陰柔之美，說見下。

南唐二主詞補遺中此調更有一首，據黃昇花庵詞選補入。黃昇曰：「此詞最悽惋，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。」玩其詞情，亦分五轉，上三下二。自來盛傳其「翦不斷，理還亂」以下四句，其實首句「無言獨上西樓」六字之中，已攝盡悽惋之神矣。茲不詳論。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。羅衾不煖五更寒。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餉貪歡。獨自莫凭闌，無限江山。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落花歸去也，天上人間。  
（浪淘沙）

〔解釋〕詞中抒情，每以景寓之，獨後主每直抒心胸一空倚傍，當非有所謝短，亦非有所不屑，（抒情何必比寫景高）乃緣衷情切至，忍俊不禁耳。若此傳誦最廣之名作，其勝場何在，究亦難言。凡茲所說，亦不敢自是，管窺蠡測而已。試觀全章，有一句真在寫景物乎？曰，無有也。勉強數之，只一首句說雨聲，未嘗言見也。況依文法言此只一讀，謂全章無一句寫景，非過言也。此等寫法，非情勝者不能。

上片係倒敘，由一餉貪歡而夢醒，由醒而覺得五更寒，由淒寒失寐，而聽雨聲。〔夢裏〕二句自然真切到極處，此人所共知者也。明明白白的好言語何待人說？然亦竊有說焉。夫後主之情之深，生活變化之驟，與處境之非人所堪，凡此種種，或非我輩所能想像體會者也，故欲明此二句之實味事屬甚難，然不妨另設一相反之境而想像體會之。假如昨夜得

夢，夢客他鄉，窮極艱窘，幾瀕險難，暝暝啼叫中瞿然而寤，居然衾枕溫馨，爐煙猶熱，拭眼凝眸，尙疑家居實境爲夢寐之甜甘，及展轉尋省，此果實而彼果虛也，乃遂破涕爲笑，悵惘之中雜有歡喜矣。此種境界，吾人恆見，作反面觀，則此二句之俄空滋味遂隱約可會。古詩「夢見在我旁，忽覺在他鄉」與此正相若。西遊記曰：「以心會意，以意會心」不當如是觀乎？若正面作說，事類蛇足，非特有所不欲，亦不能也。後主當日亦只說出這麼兩句，若可多說，他何不竟說了，而待僕耶？媛一作耐，媛字曲，耐字自然。錦衾乍媛，溫言惹夢，羅衾不媛，好夢遂闌，飛卿後主，遙遙可對。

莫有去入二讀。胡適注云：「莫字有二解，一爲勿，一爲暮夜。我以爲此字作暮夜解稍勝。」但何以稍勝，其說未詳。日在井中曰莫，卽暮之本字，作暮字讀可，但在此句應否讀若暮卻成爲問題。暮凭闌是實的，勿凭闌是虛的，竊謂以上下文合參，實斥殆不如虛擬。上文言五更擁被，而過片絕無轉捩，遽入昏暮，毋乃過於突兀，此以上文言，莫不宜讀爲暮也。下文言無限江山，夫江山雖實境，而無限江山則虛，是以下文言，莫不宜讀爲暮也。況暮雖俗

字，久已習用，後主不必定寫本字。再以他作參證之。其菩薩蠻曰：「故國夢重歸，覺來雙淚垂。」此非卽「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餉貪歡」歟？其過片則曰：「高樓誰與上。」此非卽「獨自莫凭闌」歟？「誰與」、「獨自」語氣正合符節。「高樓誰與上」既是虛，安得曰「獨自莫凭闌」爲實乎？此以他作比較，莫不宜讀爲暮也。若有人以作暮爲勝，願畢其說。

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注解雖多，而苦無領會。劉箋及詞林紀事均引能改齋漫錄據顏氏家訓作說，殆全不相干。陸機詩「分索則易，攜手實難」按之詞情亦殊遼遠。古詩中類似此者尙多，如魏文帝燕歌行「別日何易會，日難」唐戴叔倫織女詩「纔得相逢容易別」均與此詞差不了幾個字，而依曹句比較，何容之間只差得一字，會卽見也，日卽時也，而讀之便有古詩味道，其中區別微之甚矣。又李義山詩「來是空言去絕蹤」亦相彷彿；若「相見時難別亦難」則翻案而透進一層去說，視此有曲直深淺之別。凡此種種，後主此句所本乎？非也。中有一二句確是其本原乎？無有也。試想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此人心口中物耳，而必多引故籍，求其淵源，毋乃迂遠之甚歟？作者當時，取徑直達，故在今



日正不必繞彎兒去看他。夫上述各例非不甚類似也，而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獨膾炙兒女之口，似僥倖而實非。何耶？曰：自然而已矣。唯義山「相見時難」句工力堪敵。彼何嘗不深美，而視此脫口而出，不假思索者，似深美反略遜其淺近，又似乎俯拾即是，大可不必如彼之深美，信乎情深才大，無施不可也。

「流水落花」句極不晦澀，而頗迷離，或曰當以不解解之，話亦有理，但似非本篇體例所宜，爰不避強作解人之笑，明白釋之。譬如翻作白話，「春去了！天上？人閒？那裏去了？」這似乎不好。又如「春歸了！天上啊！人閒呀！如何——不妙。又如「春歸去也。昔日天上，而今人閒矣！」近之而未是也。蓋此句本天人並列，不作抑揚，非如白話所謂「天差地遠」或文言所謂「天淵之隔」也。竊謂此句當從兩面看去，其一從本句字義上，其一從上文。（牠沒有下文。）箋注草堂詩餘引長恨歌，「天上人閒會相見」便是。天上人閒，即「人天之隔」，並無其他命意。以上文連讀，更坐實此解。此近承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而來，遠結全章之旨。「流水落花春去也」，離別之容易如此，「天上人閒」，相見之難如彼。「夢

裏不知身是客，一餉貪歡。」言其似近而忽遠也；「獨自莫凭闌，無限江山。」言其一遠而竟不復近也；總而言之，則謂之「流水落花天上人間」也。詞意分明，惟一口氣囫圇地讀下，便覺含渾，此含渾之咎，固不盡在作者也。

若泛論通篇，則譚仲修之言最善，其評曰：「雄奇幽怨，乃兼二難，後起稼軒稍儉父矣。」雄奇不難，幽怨亦不難，兼之難矣。凡此所錄，如虞美人第一，相見歡，及本闕，皆可謂美盡剛柔者矣。陽剛陰柔之論，雖恍惚難徵，而假以形況，何必非佳。夫雄奇，美之毗於陽剛者，幽怨，美之偏於陰柔者，歷觀唐宋詞家第一流，雖各致其美，猶不免有所偏勝。（仲修以稼軒近儉，可謂知言，非貶稼軒也，直欲擁後主至峯極耳。）後主能兼之何耶？夫亦情深一往使之然，惟其深而不拔，乃鬱爲幽怨；惟其往而不返也，又突發爲雄奇。王靜安曰：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。」『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』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？又曰：「李重光之詞神秀也。」固知古今雖遠，賞契非遙，文章天下之公，豈不然歟。靜安極崇後主，有極精至語，以通論全體，故茲不備列。

五

史邦卿詞四首（梅溪詞）

南宋諸家多沾漑清真之膏馥，史生獨神似，幾具體而微，厚若稍減，清或過之。「織綃泉底，去塵眼中」，張功甫可謂善喻。「情景一家，句意兩得」，姜堯章大是知音；固知並世詞宗定論久矣，而後之評家不免懲介成敗，揜撫其行事刻而論之，甚無謂也。其姚冶秀逸，余心儀勿諉，選說四首，豈敢別裁進退，聊供他日之吟諷已耳。丙戌穀雨節後猶寒，識於北平寓中。

柳枝愁，桃葉恨，前事怕重記。紅藥開時，新夢又溱洧。（借葩經點染春情，風光細膩。）此情老去須休，春風多事，便老去越難回避。

阻幽會。應念

偷剪酴醾，柔條暗縈繫。（茶蘼芍藥均婪尾春痕，而新歡與故愛不同，其呼應妙在

有意無意閒耳。）節物移人，春暮更憔悴。（上乃回憶瑣碎之筆，此敘近況又用

淡淡筆，皆爲後文蓄勢，筋絡搖動全似清真。可堪竹院題詩，蘚階聽雨，寸心外  
 安愁無地。（竹院苔階無非形跡，悲歡一心自領而已。）（祝英臺近）

（評）此詞幽豔，語澹而悲，意微而婉，上片見氣韻，下片見章法，結句杳然。

綰流蘇，垂錦綬，烟外紅塵逗。莫倚莓牆，花氣釀如酒。便愁醺醉青虬，蜿  
 蜿無力，戲穿碎一屏新繡。（此正咏花）漫懷舊，如今姚魏俱無，風標

較消瘦。（過片換意復宕開，殊有遠神，淡語含蓄。）露點搖香，（句法凝鍊。）前度

翦花手。（片言居要，始出本意，而只如呼應上文，巧密無痕。）見郎和笑拖裙，匆

匆欲去，驀忽地，冒留芳袖。（方以名花名姝合寫，猶清真六醜之牽衣待話也。）（前

調詠薔薇）

（評）先直後曲與前篇略同。題爲咏物只鋪敘芳菲豔冶，悲感寄在言外，妙有含蓄。

宋賢詩餘多虛實互用，故尺幅有千里之勢，而拗折中別饒和婉。後人每趁筆寫去，如  
 實敘來，卽清詞駱驛，麗藻連翩，韻味終似不及，此古今詞筆之大較也。

令慢作法夙有定論。令曲雅尚比興，慢詞三義錯綜，變格彌繁，大要如斯，而五代兩宋短章若有微異，如花閒高處純用比興，晚宋名家若東山清真兼以寫實擅場，故色澤較淡，意態卻濃也。

引近俗稱中調，介令慢之間，其作法論者較少，祇憑感興，率爾吟哦，亦恐難合拍。如斯二篇，以長歌之緜密，挹短咏之芳華，可爲隅反之一助乎。

晚雨未摧宮樹，可憐閒葉，猶抱涼蟬。短景歸秋，（歸字鍾鍊。）吟思又接愁邊。漏初長，夢魂難禁，人漸老，風月俱寒。（名雋之句，惜對耦稍弱耳。）想

幽歡，土花庭蝨，蟲網闌干。（荒涼淒豔，情中帶景，想幽歡爲下伏脈。）無端，啼

蛄攪夜，恨隨團扇，苦近秋蓮。（寓以漢晉風詩，吐屬雅秀，用筆亦在虛實之間，全

爲下文謝娘烘染，別有神味，難以言傳。換頭「無端」二字，空際蟠旋，不黏不脫，真詞筆也。）

一笛當樓，謝娘懸淚立風前。（昔唐趙嘏以「長笛一聲人倚樓」句得名，此則

青勝於藍矣。懸淚語妙，當字立字並妙，俱詳下。）故園晚強留詩酒，新雁遠不致

寒暄。（至此方用實筆說自己近懷，只以蘊藉出之。）隔蒼烟，楚香羅袖，誰伴嬋

娟。（真說伊人亦只用淡描，牽蘿倚竹岑寂之境，想像見之矣。）（玉胡蝶）

（評）法密多姿，全祖清真，而境界別開。其幽蕩蒼涼纏綿掩抑，入微細三昧，每洛誦斯篇，覺艱於言說也。「一笛當樓，謝娘懸淚立風前」最爲名句。白雨齋詞話云：「幽怨似少遊，清切似美成，合而化矣。」賞鑒自屬不虛，惟曰兼淮海清真之長，讀者或仍苦難把握耳。

竊謂「懸淚」懸字之妙不待言矣。當風出宋玉賦，獨立飛樓出杜詩，今日「當樓」又曰「立風前」殆互見也。妙在着一「當」字一「立」字，絕豔風流，孤懷跌宕，即呼之欲出矣。詩所謂「哀窈窕」者殆近之歟。視「小樓吹徹玉笙寒」蘊藉微減而超脫過之。以全篇言，妙在虛實互用，大都空裏傳神，故落到本題，並無須重筆而意已無不達。平起似稍弱，用杜詩「抱葉寒蟬靜」意在比興。「短景」二句鍊成最輕之筆，不着邊際，以下寫盡年時感慨。過片用「無端」二字逗入對方，三用樂府典故全是虛的。謝娘云云，明

畫極矣，亦只是虛，所謂虛者實之也。此後始明本意，又妙在實者能虛。述說自己只是「強留詩酒」而已，想像伊人只是「誰伴嬋娟」而已，若夫「新雁不致寒暄」又何其極淡而極泛泛耶。無限悲感出之含蓄，寄在沈吟，異世賞音固當得諸弦外。謝娘懸淚雖爲警策，設不通會全篇，摘句求之亦終無是處，蓋如此卽不得其神思，竄絕之所以然也。

做冷欺花，將烟困柳，千里偷催春暮。（沈陰未雨）盡日冥迷，愁裏

欲飛還住。（乍雨。許昂霄詞綜偶評曰：「摹寫入神。」）驚粉重蜨宿西園。（鄭

谷蝶詩：「微雨宿花房。」）喜泥潤燕歸南浦，最妨他佳約風流，鈿車不到

杜陵路。沈沈江上望極，還被春潮晚急，難尋官渡。（韋應物詩：「春潮

帶雨晚來急，野渡無人舟自橫。」）隱約遙峯，和淚謝娘眉嫵。（雨甚。）臨斷

岸新綠生時，是落紅帶愁流處。（雨後。張玉田詞源以爲平易中有句法。）記

當日門掩梨花，剪燈深夜語。（許評：「如此運用，實處皆虛。」秦少游詞：「甫能

炙得燈兒了，雨打梨花深閉門。」唐戴叔倫詩：「梨花春雨掩重門。」）（綺羅香春雨）

(評)此篇與雙雙燕同爲梅溪名作，選本多有之，幾成定論矣。雙雙燕離合盡致，聲家咏物之最，而此神韻尤超，處處情景交融，咏物似又不足以盡之。蓋以我觀物，物俱有情，既愉戚之不同，復歡愁其誰喻，故花欹柳蹕，蜨帶燕翹也。惟雨洗風梳，未免妨他佳約耳。此數語丰神諧婉，余最愛誦之，如見樓臺罨畫迷離煙水時也。

沈沈江上，拓爲遠景。野渡無人，遙峯隱約，是雨深時也。「臨斷岸」兩句寫嫩雨如酥，漸覺綠肥紅瘦矣，妙在一開一合，故前賢賞其句法。全篇迤邐寫來，至此爲一大段。結末自敘洄溯，惟此處落實則他處自虛，前引許評是也。但以本句言，西窗剪炬，門掩梨雲，覺陳言之不盡，或形跡猶未超，然不如此說亦頗難煞住，非於前修敢有微詞，甚矣結句之難也。



## 附詞選

### 凡例

選詞代有名家，大都標舉宗風，扶輪大雅。夫效善鄰之賸者，覺啼笑之皆非也。茲編之輯，以病「偶得」之過弇，遂略擴之，其可佐二三子之咕嗶與夫素心人暇日之披尋乎。若曰繼武前修，覺前修之甚遠；以期來者，歎來者之難期，謹謝不敏，發六凡以告讀者。

(一) 已錄入「偶得」之正文及「解釋」中者，概不複出。

(二) 不求備。久嫌屋小，推出一二閒，便覺琴書寬闊矣，何必把空地都占了。

(三) 無標準。標準，本無之物也。「偶得」無標準者也。其推廣如之。

(四) 遺珠失玉。此承上而來，入網者自難粒粒精圓。精矣，圓矣，粒粒矣，而遇海上生

明月，輒有望洋之歎也。

(五) 不加評語。不是別的花拳好打，棒喝難爲。

(六) 迄于清真。非主北宋也。清真雖佳，寧觀止耶！偶然而已。

溫飛卿六首（花間集）

菩薩蠻

南園滿地堆輕絮。愁聞一霎清明雨。雨後卻斜陽。杏花零落香。無言勻睡臉。枕上屏山掩。時節欲黃昏。無憀獨倚門。

又

夜來皓月纔當午。重簾悄悄無人語。深處麝煤長。臥時留薄妝。當年還自惜。往事那堪憶。花落月明殘。錦衾知曉寒。

更漏子

柳絲長。春雨細。花外漏聲迢遞。驚塞雁。起城烏。畫屏金鷓鴣。香霧薄。透簾幙。惆悵謝家池閣。紅燭背。繡簾垂。夢長君不知。

又

背江樓臨海月。城上角聲鳴咽。堤柳動。鳥煙昏。兩行征雁分。西陵路。歸帆渡。正是芳菲欲度。銀燭盡。玉繩低。一聲村落雞。

## 河瀆神

河上望叢祠。廟前春雨來時。楚山無限鳥飛遲。蘭棹空傷別離。何處杜鵑啼不歇。豔紅開盡如血。蟬鬢美人愁絕。百花芳草佳節。

## 河傳

湖上閒望。雨蕭蕭。煙浦花橋路遙。謝娘翠蛾愁不銷。終朝夢魂迷晚潮。蕩子天涯歸棹遠。春已晚。鶯語空腸斷。若耶溪。溪水西。柳堤不聞郎馬嘶。

## 皇甫子奇二首（同上）

## 夢江南

蘭燼落。屏上暗紅蕉。閒夢江南梅熟日。夜船吹笛雨蕭蕭。人語驛邊橋。

又

樓上寢。殘月下簾旌。夢見秣陵惆悵事。桃花柳絮滿江城。雙髻坐吹笙。

韓致堯一首（全唐詩）

生查子

侍女動妝奩。故故驚人睡。那知本未眠。背面偷垂淚。嬾卸鳳皇釵。羞入鴛鴦被。時復見殘燈。和煙墜金穗。

韋端己三首（花閒集下同）

浣溪沙

惆悵夢餘三月斜。孤燈照碧背窗紗。小樓高閣謝娘家。暗想玉容何所似。一枝春雪凍梅花。滿身香霧簇朝霞。

又

夜夜相思更漏殘。傷心明月凭闌干。想君思我錦衾寒。咫尺畫堂深似海。憶來唯把舊書看。幾時攜手入長安。

## 女冠子

四月十七。正是去年今日。別君時。忍淚佯低面。含羞半斂眉。不知魂已斷。空有夢相隨。除卻天邊月。沒人知。

## 薛昭蘊四首

## 浣溪沙

紅蓼渡頭秋正雨。印沙鷗跡自成行。整鬟飄袖野風香。不語含嚔深浦裏。幾迴愁煞棹船郎。燕歸帆盡水茫茫。

## 又

簾下三閒出寺牆。滿街垂柳綠陰長。嫩紅輕翠閒濃妝。瞥地見時猶可可。卻來閒處暗思量。如今情事隔仙鄉。

## 又

江館清秋纜客船。故人相送夜開筵。麝烟蘭燄簇花鈿。正是斷魂迷楚雨。不堪離恨咽湘

絃月高霜白水連天。

又

傾國傾城恨有餘。幾多紅淚泣姑蘇。倚風凝睇雪肌膚。  
吳主山河空落日。越王宮殿半平蕪。藕花菱蔓滿重湖。

張泌二首

浣溪沙

小市東門欲雪天。衆中依約見神仙。藥黃香畫貼金蟬。  
飲散黃昏人草草。醉容無語立門前。馬嘶塵烘一街煙。

江城子

碧欄干外小中庭。雨初晴。曉鶯聲。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。  
睡起捲簾無一事。勻面了。沒心情。  
歐陽炯二首

浣溪沙

相見休言有淚珠。酒闌重得敘歡娛。鳳屏鴛枕宿金鋪。蘭麝細香聞喘息。綺羅纖縷見肌膚。此時還恨薄情無。

## 南鄉子

岸遠沙平。日斜歸路晚霞明。孔雀自憐金翠尾。臨水。認得行人驚不起。

## 孫孟文一首

## 浣溪沙

半踏長裾宛約行。晚簾疎處見分明。此時堪恨昧平生。早是魂銷殘燭影。更愁聞著品絃聲。杳無消息若爲情。

## 鹿虔辰一首

## 臨江仙

金鎖重門荒苑靜。綺窗愁對秋空。翠華一去寂無蹤。玉樓歌吹。聲斷已隨風。煙月不知人。事改。夜闌還照深宮。藕花相向野塘中。暗傷亡國。清露泣香紅。

## 尹鴉一首

## 菩薩蠻

隴雲暗合秋天白。俯窗獨坐窺烟陌。樓際角重吹。黃昏方醉歸。荒唐難共語。明日還應去。上馬出門時。金鞭莫與伊。

## 李德潤一首

## 菩薩蠻

迴塘風起波紋細。刺桐花裏門斜閉。殘日照平蕪。雙雙飛鷓鴣。征帆何處客。相見還相隔。不語欲魂銷。望中烟水遙。

## 馮正中十六首（陽春集）

## 鵲踏枝（別作歐陽脩）

莫道閒情拋棄久。每到春來。惆悵還依舊。日日花前常病酒。不辭鏡裏朱顏瘦。河畔青蕪堤上柳。爲問新愁。何事年年有。獨立小橋風滿袖。平林新月人歸後。



又

窗外寒雞天欲曙。香印成灰。起坐渾無緒。欄際高桐凝宿霧。捲簾雙鵲驚飛去。屏上羅衣閒繡縷。一晌關情。憶遍江南路。夜夜夢魂休謾語。已知前事無尋處。

又

蕭索清秋珠淚墜。枕簟微涼。展轉渾無寐。殘酒欲醒中夜起。月明如練天如水。階下寒聲唳絡緯。庭樹金風。悄悄重門閉。可惜舊歡攜手地。思量一夕成憔悴。

又（別作歐陽脩）

幾日行雲何處去。忘卻歸來。不道春將暮。百草千花寒食路。香車繫在誰家樹。淚眼倚樓頻獨語。雙燕來時。陌上相逢否。掩亂春愁如柳絮。依依夢裏無尋處。

又（別作歐陽脩）

庭院深深深幾許。楊柳堆烟。簾幙無重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。樓高不見章臺路。雨橫風狂三月暮。門掩黃昏。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。亂紅飛過秋千去。

又（別作歐陽脩又作晏殊）

六曲闌干偎碧樹。楊柳風輕。展盡黃金縷。誰把鈿箏移玉柱。穿簾燕子雙飛去。滿眼游絲兼落絮。紅杏開時。一霎清明雨。濃睡覺來鶯亂語。驚殘好夢無尋處。

采桑子

酒闌睡覺天香煖。繡戶慵開。香印成灰。獨背寒屏理舊眉。朦朧卻向燈前臥。窗月徘徊。曉夢初回。一夜東風綻早梅。

又

小堂深靜無人到。滿院春風。惆悵牆東。一樹櫻桃帶雨紅。愁心似醉兼如病。欲語還慵。日暮疏鐘。雙燕歸來畫閣中。

又

花前失卻遊春侶。極目尋芳。滿眼悲涼。縱有笙歌亦斷腸。林閒戲蝶簾閒燕。各自雙雙。忍更思量。綠樹青苔半夕陽。

## 拋毬樂

梅落新春入後庭。眼前風物可無情。曲池波晚冰還合。芳草迎船綠未成。且上高樓望。相共  
凭闌看月生。

又

霜積秋山萬樹紅。倚簾樓上挂朱櫳。白雲天遠重重恨。黃草烟深淅淅風。髣髴梁州曲。吹在  
誰家玉笛中。

## 菩薩蠻

金波遠逐行雲去。疏星時作銀河渡。花影臥秋千。更長人不眠。玉箏彈未徹。鳳髻鸞釵脫。  
憶夢翠蛾低。微風涼繡衣。

又

回廊遠砌生秋草。夢魂千里青門道。嬰武怨長更。碧籠金鎖橫。羅幃中夜起。霜月清如水。  
玉露不成圓。寶箏悲斷弦。

又

嬌鬟堆枕釵橫鳳。溶溶春水楊花夢。紅燭淚闌干。翠屏煙浪寒。  
錦壺催畫箭。玉佩天涯遠。  
和淚試嚴妝。落梅飛曉霜。

又

西風嫋嫋凌歌扇。秋期正與行雲遠。花葉奪霜紅。流螢殘月中。  
蘭閨人在否。千里重樓暮。  
翠被已消香。夢隨寒漏長。

又

欹鬟墮髻搖雙漿。采蓮晚出清江上。顧影約流萍。楚歌嬌未成。  
相逢顰翠黛。笑把珠璫解。  
家住柳陰中。畫橋東復東。

李後主一首（二主詞）

相見歡

無言獨上西樓。月如鉤。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。  
翦不斷。理還亂。是離愁。別是一般滋味在

心頭。

晏同叔五首（珠玉詞）

浣溪沙

一曲新詞酒一杯。去年天氣舊亭臺。夕陽西下幾時回。  
無可奈何花落去。似曾相識燕歸來。小園香徑獨徘徊。

又

一向年光有限身。等閒離別易銷魂。酒筵歌席莫辭頻。  
滿目山河空念遠。落花風雨更傷春。不如憐取眼前人。

清平樂

金風細細。葉葉梧桐墜。綠酒初嘗人易醉。一枕小窗濃睡。  
紫薇朱槿花殘。斜陽卻照闌干。雙燕欲歸時節。銀屏昨夜微寒。

玉樓春（別作歐陽脩）

池塘水綠風微暖。記得玉真初見面。重頭歌韻響錚琮。入破舞腰紅亂旋。玉鉤闌下香階畔。醉後不知斜日晚。當時共我賞花人。點檢如今無一半。

踏莎行

小徑紅稀芳郊綠徧。高臺樹色陰陰見。春風不解禁楊花。濛濛亂撲行人面。翠葉藏鶯。珠簾隔燕。爐香靜逐遊絲轉。一場愁夢酒醒時。斜陽卻照深深院。

歐陽永叔七首（六一詞）

采桑子

羣芳過後西湖好。狼藉殘紅。飛絮濛濛。垂柳闌干盡日風。笙歌散盡游人去。始覺春空。垂下簾櫳。雙燕歸來細雨中。

踏莎行

候館梅殘。溪橋柳細。草熏風暖搖征轡。離愁漸遠漸無窮。迢迢不斷如春水。寸寸柔腸。盈盈粉淚。樓高莫近危闌倚。平蕪盡處是春山。行人更在春山外。

## 蝶戀花（別作柳永）

獨倚危樓風細細。望極離愁。黯黯生天際。草色山光殘照裏。無人會得凭闌意。也擬疏狂圖一醉。對酒當歌。強樂還無味。衣帶漸寬終不悔。爲伊消得人憔悴。

## 玉樓春（別作馮延巳見陽春集補遺）

雪雲乍變春雲簇。漸覺年華堪縱目。北枝梅蕊犯寒開。南浦波紋如酒綠。芳菲次第長相續。自是情多無處足。尊前百計得春歸。莫爲傷春歌黛促。

又

去時梅萼初凝粉。不覺小桃風力損。梨花最晚又凋零。何事歸期無定準。闌干倚遍重來凭。淚粉偷將紅袖印。蜘蛛喜鵲誤人多。似此無憑安足信。

## 臨江仙

柳外輕雷池上雨。雨聲滴碎荷聲。小樓西角斷虹明。闌干倚處。待得月華生。燕子飛來窺畫棟。玉鉤垂下簾旌。涼波不動簾紋平。水精雙枕。傍有墮釵橫。

## 浪淘沙

把酒祝東風。且共從容。垂楊紫陌洛城東。總是當年攜手處。游徧芳叢。聚散苦匆匆。此恨無窮。今年花勝去年紅。可惜明年花更好。知與誰同。

## 晏叔原七首（小山詞）

## 臨江仙

身外閒愁空滿。眼中歡事常稀。明年應賦送君詩。細從今夜數。相會幾多時。淺酒欲邀誰勸。深情惟有君知。東溪春近好同歸。柳垂江上影。梅謝雪中枝。

## 又

淡水三年歡意。危絃幾夜離情。曉霜紅葉舞歸程。客情今古道。秋夢短長亭。淥酒尊前清淚。陽關疊裏離聲。少陵詩思舊才名。雲鴻相約處。煙霧九重城。

## 又

夢後樓臺高鎖。酒醒簾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卻來時。落花人獨立。微雨燕雙飛。記得小蘋初



見兩重心字羅衣。琵琶絃上說相思。當時明月在。曾照彩雲歸。

蝶戀花

碧草池塘春又晚。小葉風嬌。尙學娥妝淺。雙燕來時還念遠。珠簾繡戶楊花滿。綠柱頻移絃易斷。細看秦箏。正似人情短。一曲啼烏心緒亂。紅顏暗與流年換。

鷓鴣天

彩袖殷勤捧玉鍾。當年拚卻醉顏紅。舞低楊柳樓心月。歌盡桃花扇影風。從別後。憶相逢。幾回魂夢與君同。今宵賸把銀釭照。猶恐相逢是夢中。

阮郎歸

粉痕閒印玉尖纖。啼紅傍晚匳。舊寒新暖尙相兼。梅疏待雪添。春冉冉。恨慳慳。章臺對卷簾。箇人鞭影弄涼蟾。樓前側帽檐。

浣溪沙

團扇初隨碧簾收。畫檐歸燕尙遲留。靨朱眉翠喜清秋。風意未應迷狹路。燈痕猶自記高

樓。露花烟葉與人愁。

蘇子瞻六首（東坡樂府）

一叢花

今年春淺臘侵年。冰雪破春妍。東風有信無人見。露微意柳際花邊。寒夜縱長。孤衾易暖。鍾鼓漸清圓。朝來初日半銜山。樓閣淡疏烟。遊人便作尋芳計。小桃杏應已爭先。衰病少悰。疏慵自放。惟愛日高眠。

洞仙歌

冰肌玉骨。自清涼無汗。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繡簾開。一點明月窺人。人未寢。欹枕釵橫鬢亂。起來攜素手。庭戶無聲。時見疎星渡河漢。試問夜如何。夜已三更。金波淡。玉繩低轉。但屈指西風幾時來。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。

浣溪沙

旋抹紅妝看使君。三三五五棘籬門。相挨踏破舊羅裙。老幼扶攜收麥社。烏鳶翔舞賽神

村道逢醉叟臥黃昏。

又

麻葉層層燦葉光。誰家煮蠶一村香。隔籬嬌語絡絲娘。  
垂白杖藜擡醉眼。捋青搗麩軟飢腸。問言豆葉幾時黃。

又

簌簌衣巾落棗花。村南村北響綠車。牛衣古柳賣黃瓜。  
酒困路長惟欲睡。日高人渴謾思茶。敲門試問野人家。

又

軟草平莎過雨新。輕沙走馬路無塵。何時收拾耦耕身。  
日暖桑麻光似潑。風來蒿艾氣如薰。使君元是此中人。

秦少游游十三首（淮海居士長短句）

菩薩蠻

蟲聲泣露驚秋枕。羅幃淚濕鴛鴦錦。獨臥玉肌涼。殘更與恨長。陰風翻翠幔。雨澀燈花暗。畢竟不成眠。鴉啼金井寒。

## 木蘭花

秋容老盡芙蓉院。草上霜花勻似翦。西樓促坐酒盃深。風壓繡簾香不捲。玉纖慵整銀箏。鴈紅袖時籠金鴨煖。歲華一任委西風。獨有春紅留醉臉。

## 踏莎行

霧失樓臺。月迷津渡。桃源望斷無尋處。可堪孤館閉春寒。杜鵑聲裏斜陽暮。驛寄梅花。魚傳尺素。砌成此恨無重數。郴江幸自遶郴山。爲誰流下瀟湘去。

## 蝶戀花

曉日窺軒雙燕語。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。屈指豔陽都幾許。可無時霎閒風雨。流水落花無問處。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。持酒勸雲雲且住。憑君礙斷春歸路。

## 浣溪沙

漠漠輕寒上小樓。曉陰無賴似窮秋。澹烟流水畫屏幽。  
自在飛花輕似夢。無邊絲雨細如愁。寶簾閒挂小銀鉤。

又

香鬢凝羞一笑開。柳腰如醉暖相挨。日長春困下樓臺。  
照水有情聊整鬢。倚闌無緒更兜鞋。眼邊牽恨懶歸來。

又

霜縞同心翠黛連。紅綃四角綴金錢。惱人香爇是龍涎。  
枕上忽收疑是夢。燈前重看不成眠。又還一段惡因緣。

又

腳上鞋兒四寸羅。唇邊朱粉一櫻多。見人無語但回波。  
料得有心憐宋玉。只應無奈楚襄何。今生有分共伊麼。

又

錦帳重重卷暮霞。屏風曲曲鬪紅牙。恨人何事苦離家。枕上夢魂飛不去。覺來紅日又西斜。滿庭芳草襯殘花。

如夢令

遙夜沈沈如水。風緊驛亭深閉。夢破鼠窺燈。霜送曉寒侵被。無寐。無寐。門外馬嘶人起。

虞美人

碧桃天上栽和露。不是凡花數。亂山深處水縈洄。可惜一枝如畫爲誰開。輕寒細雨情何限。不道春難管。爲君沈醉又何妨。祇怕酒醒時候斷人腸。

南歌子

香墨彎彎畫。燕脂淡淡勻。揉藍衫子杏黃裙。獨倚玉闌無語點檀唇。人去空流水。花飛半掩門。亂山何處覓行雲。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。

臨江仙

髻子偎人嬌不整。眼兒失睡微重。尋思模樣早心忪。斷腸攜手。何事太恩恩。不忍殘紅猶

在臂。翻疑夢裏相逢。遙憐南埭上孤蓬。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。

賀方回十五首（東山詞）

思越人

重過閭門萬事非。同來何事不同歸。梧桐半死清霜後。頭白鴛鴦失伴飛。原上草。露初晞。舊棲新壠兩依依。空牀臥聽南窗雨。誰復挑燈夜補衣。

又

聞你儂嗟我更嗟。春霜一夜掃穠華。永無清嘯欺頭管。賴有濃香著臂紗。侵海角。抵天涯。行雲誰爲不知家。秋風想見西湖上。化出白蓮千葉花。

一落索

初見碧紗窗下繡。寸波頻溜。錯將黃暈壓檀花。翠袖掩。纖纖手。金縷一雙紅豆。情通色授。不應學舞愛垂楊。甚長爲。春風瘦。

木蘭花

秦絲絡絡呈纖手。寶雁斜飛三十九。徵韶新譜日邊來。傾耳吳娃驚未有。文園老大難堪  
酒。蜜炬垂花知夜久。更須嫵媚做腰肢。細學永豐坊畔柳。

又

佩環聲認腰肢軟。風裏麝熏知近遠。此生常羨玉妝臺。得見曉來梳畫面。回廊幾步通深  
院。一桁繡衣簾不捲。酒闌歌罷欲黃昏。腸斷歸巢雙燕燕。

踏莎行

楊柳回塘。鴛鴦別浦。綠萍漲斷蓮舟路。斷無蜂蝶慕幽香。紅衣脫盡芳心苦。返照迎潮。潮  
雲帶雨。依依似與騷人語。當年不肯嫁春風。無端卻被秋風誤。

又

涼葉辭風。流雲捲雨。寥寥夜色沈鐘鼓。誰調清管度新聲。有人高臥平陽塢。草煖滄洲。  
平別浦。雙鳧乘雁方容與。深藏華屋鎖雕籠。此生乍可輸鸚鵡。

醜奴兒



深坊別院蘭閨小。障掩金泥。燈映玻璃。一枕濃香醉夢迷。  
 醒來擬作清晨散。草草分攜。柳巷鴉啼。又是明朝日向西。

## 減字浣溪沙

樓角紅銷一縷霞。澹黃楊柳帶栖鴉。玉人和月折梅花。  
 笑撚粉香歸繡戶。半垂羅障護窗紗。東風寒似夜來些。

又

閒把琵琶舊譜尋。四弦聲怨卻沈吟。燕飛人靜畫堂陰。  
 欹枕有時成雨夢。隔簾無處說春心。一從燈夜到如今。

又

秋水斜陽遠漾金。平山隱隱隔橫林。幾家村村落幾聲砧。  
 記得西樓凝醉眼。昔年風物似而今。只無人與共登臨。

又

雲母窗前歇繡鍼。低鬟凝思坐調琴。玉纖纖按十三金。歸臥文園猶帶酒，柳花飛度畫堂陰。只憑雙燕話春心。

又

翠黻參差拂水風。煖雲如絮撲低空。麗人波臉覺春融。纓挂寶釵初促席，檀膏微注玉杯紅。芳醪何似此情濃。

又

青翰舟中裊禊筵。粉蛾窺鏡兩神仙。酒闌飛去作飛烟。重話舊遊人不見，雨荷風蓼夕陽天。折花臨水思茫然。

又

清淺陂塘藕葉乾。細風疏雨鷺鷥寒。半垂簾幕倚闌干。惆悵采香人不見，幾回顛顛後庭蘭。行雲可是渡江難。

周美成十三首（清真詞）

## 漁家傲

灰暖香融銷永晝。蒲萄上架春藤秀。曲角欄干羣雀鬪。清明後。風梳萬縷亭前柳。日照釵  
梁光欲溜。循階竹粉霑衣袖。拂拂面紅如著酒。沈吟久。昨宵正是來時候。

## 浣溪沙

寶扇輕圓淺畫繪。象牀平穩細穿簾。飛蠅不到避壺冰。翠枕面涼頻憶睡。玉簫手汗錯成  
聲。日長無力要人凭。

## 夜遊宮

葉下斜陽照水。捲輕浪沈沈千里。橋上酸風射眸子。立多時。看黃昏燈火市。古屋寒窗底。  
聽幾片井桐飛墜。不戀單衾再三起。有誰知。爲蕭娘書一紙。

## 虞美人

廉纖小雨池塘遍。細點看萍面。一雙燕子守朱門。比似尋常時候易黃昏。宜城酒泛浮香  
絮。細作更闌語。相將羈思亂如雲。又是一窗燈影兩愁人。

## 玉樓春

玉琴虛下傷心淚。只有文君知曲意。簾烘樓迴月宜人。酒暖香融春有味。萋萋芳草迷千里。惆悵王孫行未已。天涯回首一消魂。二十四橋歌舞地。

## 浣溪沙

日薄塵飛官路平。眼明喜見汴河傾。地遙人倦莫兼程。下馬先尋題壁字。出門閒記勝村名。早收燈火夢傾城。

又

貪向津亭擁去車。不辭泥雨濺羅襦。淚多脂粉了無餘。酒釀未須令客醉。路長終是少人扶。早教幽夢到華胥。

又

不爲蕭娘舊約寒。何因容易別長安。預愁衣上粉痕乾。幽閣深沈燈焰喜。小壚鄰近酒杯寬。爲君門外脫歸鞍。

## 望江南

歌席上。無賴是橫波。寶髻玲瓏欹玉燕。繡巾柔膩染香羅。人好自宜多。無箇事。因甚斂雙蛾。淺淡梳妝疑見畫。惺忪言語勝聞歌。何況會婆娑。

## 玉樓春

大堤花豔驚郎目。秀色穠華看不足。休將寶瑟寫幽懷。坐上有人能顧曲。平波落照含蘋玉。畫舸亭亭浮澹淥。臨分何以祝深情。只有別愁三萬斛。

## 虞美人

玉觴纔掩朱絃悄。彈指壺天曉。回頭猶認倚牆花。只向小橋南畔便天涯。銀蟾依舊當窗滿。顧影魂先斷。淒風猶颭半殘燈。擬倩今宵歸夢到雲屏。

## 南柯子（詠梳兒）

桂魄分餘暈。檀槽破紫心。曉妝初試鬢雲侵。每被蘭膏香染。色深沈。指印纖纖粉。釵橫隱隱金。有時雲雨鳳幃深。長是枕上不見。殢人尋。

關河令

秋陰時晴漸向暝。變一庭淒冷。佇聽寒聲。雲深無雁影。  
更深人去寂靜。但照壁孤燈相映。  
酒已都醒。如何消夜永。

## 三十六年新版跋語

雖是勉強寫成的一本書，但它的運氣不算壞，廿三年初版，經過這麼長的時間，這麼多的人事變遷，聽說書店方面連紙版都沒了，臨時在冷攤上現找一本來再版，豈非僥倖乎。因既無紙版，自須完全重排，他們就給我來信，說可以刪改，最宜增補，你這十年來所寫說詞的稿總有不少了罷？他們原該這樣想着的。在我呢，卻另有一點情形爲海上的老友們所不知的，這十餘年光景催人，到底做了些啥事，連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說，是忽如一夢罷——也不，只迷胡了一忽而已。

他們想不到我的回答是刪，要刪到一半以上！這當然使書店同人喫一驚，也是對不起讀者們的事。有什麼違礙？我發了神經嗎？都不是。您聽我說。論詞的篇章這幾年來也寫出一些來，論理大可以之塞責充數，勉酬雅意了，然而不然，它們都是說清真詞的。說清真詞又何礙？您且聽我說。

遠在二十多年前，尙未有讀詞偶得，我就想寫一本論清真詞的專書。荏苒遷延，迄無成就，所寫出的一小部分如上所云，依性質說應該單行的。它們既不肯加入，反而把它們的小伙伴給拉了出來，就是把偶得裏說清真詞的刪卻。原來這一部分占了四十頁還多，在舊版本書已爲尾大之局，良非編制之體也。這麼一刪不打緊，這原本烏合的局面更加落花流水了。

自不得轉而議增。不增，出版方面肯答應我嗎？書也會薄得可憐，不像樣的。增什麼呢？爲難。不許說清真，要講些別的，這可太少了，急變也變不出來，變出來的也不是頑意兒。於無可如何中悉索敝篋，把去年一篇在天津的講演稿，名曰「詩餘閒評」的放在卷首，以充導論；還有些說史邦卿梅溪詞的稿放在李後主之後以代清真。梅溪南宋人，從南唐直跳到他，好像北宋無詞，真怪！附錄詞選未動，又刪了一首周詞，這也預備收入說清真詞的專書的，官話所謂「另有任用」是也。

本書改版實情如斯，大致看來對於讀者們不算太便宜，我的一丁點兒的找補已轉



入另外的一本帳上去了。但書店方面總想我幫他們說些好話，同時也爲着我的版稅像樣，這好像徐志摩說過的。

怎麼說呢？爲難。戲臺裏喝采也不怎麼好頑。詩餘閒評，好處沒有，只是一味淺。與詞本沒交關的人或者倒不妨看看，大雅君子竟翻過勿視可也。說梅溪詞，去年之作，有兩篇還是最近做的，原名梅溪詞易讀，自己寫着頑的，本不想公開，因事出無奈，只好拿它來擋陣，所以體例作風與前作不相似，四首之中令慢各半，亦顯違本書專說小令之舊例也。總之顧不得。但我對它們卻有一點偏愛，希望讀者們不要笑我不明，至少梅溪這幾首詞的確不壞哩。若不能「愛屋及烏」，又何妨「不看僧面看佛面」呢。與舊版偶得，或與他日出版的說清真詞并讀，則唐五代北宋南宋詞之所以爲同異，卽自然顯露，特別容易看得出來；又舊本略有誤說，今已改正。這且都作爲一種廣告的言詞看罷。

與聖陶兄久不相見，他始終勉勵我，離羣天末之思固不可託諸鱗鴻豪素耳。

三十六年四月一日識於北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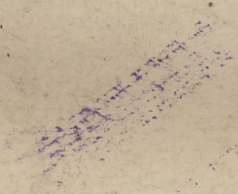
來購堂文信

4020  
上海圖書館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8641B



10